

◎中国经典作家在海外

“防空洞里的抒情诗”

——穆旦诗歌的海外译介

李章斌

穆旦(1918-1977)是一位命运颇为坎坷的现代诗人。他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与西南联大外文系,受到著名文学理论家燕卜苏(William Empson)、诗人闻一多和冯至等人的影响,写出了《合唱》《防空洞里的抒情诗》等作品。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穆旦参加中国抗日远征军赴缅甸作战,在胡康河谷与印度东北的热带雨林中九死一生,后来撤退到了印度。抗战结束后,他曾在沈阳担任《新报》主编,这份报纸因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很快被取缔。

1949年,穆旦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学习英语文学以及俄语文学,回国后曾担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晚年的穆旦以翻译英语、俄语诗歌为主,诗歌创作变成了“潜在写作”,作品在去世之后才为读者所见。和新诗史上不少诗人一样,穆旦也是一位在逝世后才被“重新发现”并进入文学史的作家。穆旦诗歌的海外译介情况也与此类似:虽然上世纪40年代即已开始,却在上世纪80年代后才真正得到广泛传播与接受。

走向世界的最初尝试

穆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传播最初是由他的一些诗友以及他人推动的。1946年,穆旦的同学、英国文学研究专家王佐良在伦敦《生活与文学》(Life and Letters)杂志上发表一篇英文文章《一个中国诗人》,介绍当时还是青年的穆旦,这是海外第一篇专门介绍穆旦的文章,与国内对穆旦的评介几乎同时。王佐良这篇文章虽然看似略微偏颇,却也不乏洞见,他在文中提出了“穆旦之谜”的说法,认为他一方面最善于表达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特定心情,另一方面他最好的品质却完全是非中国的。不过,王佐良想表达的并不是穆旦照搬了英国诗人的诗风,而是他的创新性:“最好的英国诗人就在穆旦的手指尖上,但他没有模仿,而且从来不借别人的声音唱歌。”王佐良更为强调的是穆旦身上那种“受难”的品质,这种品质在“中国式极为平衡的气候里”是相当罕见的,穆旦的优点在于“以他孩子似的好奇”“去爬灵魂的禁人上去的山峰”,这些观点对于后来的海外研究者也颇有影响。

1949年至上世纪50年代初,穆旦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学习英语文学以及俄语文学,同时也尝试进入英语文坛。他将自己的一些诗作翻译成英文,其中有两首被收入到1952年出版的《世界诗歌金库》(A Little Treasury of World Poetry: Translations from the Great Poets of other Languages)中,分别是《饥饿的中国》(选一)、《诗八首》(选一),这本书收录的中国现代诗人还有闻一多(3首)、冯至(3首)、李广田(1首)、卞之琳(2首)、何其芳(1首),穆旦是其中最年轻的诗人,可见编者对其作品的认可。

从诗名不彰到闻名欧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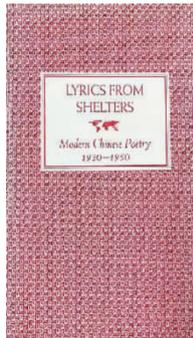
上世纪50年代中到70年代,海外很少出现关于穆旦的翻译与介绍。比如1963年在美国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

诗》(许芥显编译),虽然广泛选入了“五四”以来的44位诗人的作品,其中包括郑敏、杜运燮等穆旦同代人的作品,却未入选穆旦作品。可见其时穆旦诗名不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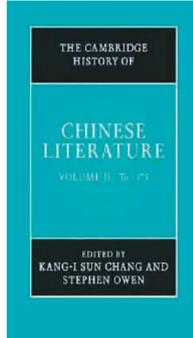
与新诗史上的多位诗人一样,穆旦也是在逝世后才得到广泛承认,尤其是1981年《九叶集》出版后,这位诗人才作为“九叶诗人”的代表重新进入文学史视野。在这个过程中,海外诗人、学者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在加州大学任教的叶维廉和他指导的博士生梁秉钧,两者都是诗人型学者。

梁秉钧1984年完成的英文博士论文《反抗的美学:1936-1949年中国现代主义诗人研究》可以说是海内外第一本较为全面地研究“九叶诗人”的博士论文,甚至要早于中国大陆的相关研究专著。其中关于穆旦的一节《穆旦与现代的“我”》译为中文后很快在汉语世界流传,对穆旦在海内外的认知与接受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梁秉钧注意到穆旦诗歌的一个重要的特色,即对“自我”的书写,进而认为,穆旦诗歌那种自我的不完整性与自我反思的书写让他与郭沫若或徐志摩诗的“我”区别开来:“穆旦的诗正是这种发展到内省阶段的现代主义作品,不再是一种自我的爆发或讴歌,而是强调自我的破碎和转变,显示内省的探索。”因此,穆旦也就与“五四”以来流行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抒情路线明显区别开来,独具一格。可以说,梁秉钧的观点影响了海内外相当多诗人、学者对于穆旦的认知,穆旦的“自我”书写成为了讨论的热点。

叶维廉则广泛收集、翻译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诗人的作品,结成一集在1992年出版,即《防空洞里的抒情诗:1930-1950年的中国新诗》(美国加兰出版社出版),选录的主要是包括“九叶诗人”在内的上世纪三四十年的诗歌,其中穆旦诗作7首,是数量较多的一位。耐人寻味的是此书的书名“防空洞里的抒情诗”,它不仅暗示着“抒情”与战争



《防空洞里的抒情诗:1930-1950年的中国新诗》



《剑桥中国文学史》



《穆旦诗选》

的反讽性关系,也在强调,在当时严酷的战争环境下,依然有不少中国诗人写出了真正“现代”的新诗。这个书名取自穆旦的同名诗作,可见叶维廉对穆旦诗歌价值的推崇。书中称穆旦是“九叶派”中最强有力的诗人之一,认为穆旦的诗既有重量,又有活力,其重量体现于诗歌的深度、视野以及密度之中,比如其充满哲理的探寻与质问,跳跃的想象力;而穆旦诗歌同样也富于“热血的活力”,诗中充满能量的意象与声音的流动,有多重言外之意。可以说,叶维廉和梁秉钧这两位诗人学者、翻译家把穆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1992年,美国著名新诗研究者奚密(Michelle Yeh)也出版了其编译的《现代中国诗选》(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收录较为全面的英译汉语新诗选,其中收录了5首穆旦作品,并在导言中重点讨论了穆旦的诗作《自己》。

上世纪90年代后,穆旦作品在英语世界中得到较为广泛的译介与接受,出现在多种新诗选集或中国文学选本中。据王天红《穆旦诗歌英译述评(1946-2016)》中的统计,穆旦有78首作品被译为英文,超过其诗作总数的一半,其中不少作品还被多位译者翻译。可见,穆旦已广泛地进入英语世界读者的视野。

由笔者与奚密教授及美国MANOA杂志主编Frank Stewart三人共同编译的《新编百年新诗选》(New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即将由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是对奚密之前编选的《现代中国诗选》的一次全面扩充,共选入了百年来84位诗人的300余首作品,有20余位译者参与到翻译工作中,可以说是目前最为全面的英译新诗选本。其中选人穆旦诗作6首,穆旦是入选作品最多的诗人之一,这代表了编辑团队对穆旦诗歌杰出成就的认可。

永存中国现代诗歌史

穆旦诗作在英语外,还被翻译成日语、德语等其他语种,在全世界传播。比如日本汉学家、九州大学教授秋吉久纪夫就曾翻译穆旦诗歌,以《穆旦诗选》为名,由日本土曜美术社1994年出版。书中囊括了穆旦从早期到晚年的66首作品,还附有穆旦年谱、作者的采访

与评介文章,以及王佐良、唐祈、周与良的3篇评论和回忆文章的译文,可以说是一本较为全面丰富的选集。秋吉在序言中指出,穆旦诗歌“是以人类与生俱来的痛苦所交织的种种矛盾和冲突为对象,这种独特的诗的旋律,在中国诗歌的漫长的历史中,可以说还从未有人奏响过”,这与王佐良在《一个中国诗人》中的观点遥相呼应。秋吉还谈到了穆旦诗歌对战争的深刻反思。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穆旦也被海外出版的多种文学史详细地介绍、讨论。比如1997年英国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杜博妮等撰)、2001年美国出版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梅维恒主编),还有影响更大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2010年出版)和《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刘德成主编,2017年出版)等。其中,《剑桥中国文学史》奚密所撰的章节重点评述了穆旦的代表作《诗八首》:“醇郁的语言、吊诡的意象,穆旦的《诗八首》组诗(1942)反思灵与肉、对爱情的渴望与无可避免的幻灭之间的冲突。爱情只是语言照亮世界的一瞥,环绕着世界的是巨大无形的黑暗。”“《诗八首》彻底打破了对爱情、生命、自我的浪漫幻想,刻画了人类存在的困境。”她对穆旦诗歌所达到的精神高度作出很高的评价。《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则在关于穆旦的专论章节《一个年轻诗人的画像》中,详细介绍了穆旦的生平,尤其是其参加战争的经历,由此重点讨论了《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与《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这两首书写战争的诗歌,认为穆旦揭露了深层次的现实,表达了一种存在主义式的对现实世界的洞悉,因此与同时期书写战争的诗歌明显区别开来。

概言之,穆旦作为中国现代主义诗人的代表之一,已在海外被广泛译介和接受。穆旦对于自我的内省式的探寻、在语言上空的创造性以及其诗歌中的受难精神,都是中国现代诗歌中相当独特的品质,也是其被海内外研究者不断探讨与研究的原因。可以说,穆旦诗歌不仅丰富了中国新诗的版图,也让全世界读者得以了解中国诗歌所具有“深度”和“强度”。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创作谈

小大处处立得住

龙一

《小说技术》是一本谈创作技巧的书。时间一晃,我写小说也有20多年了,我把这些年积累的经验都放在了里面,尤其谈了怎么“动手”深入生活的主题。这个说法看似古怪,实则正是我认识生活、体验生活的一种方式。

那还是1997年,我在朋友的“诱惑”下开始学习小说创作。一个生手写小说,自然要选择自己最熟悉的内容,于是我便选择唐中宗、唐睿宗至唐玄宗开元初年这段充满欲望、阴谋、勇气和希望的时期为故事背景,选择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化大都市——西京长安作为小说人物的舞台。小说的写作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说服读者的过程,在这个说服的过程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容易露出破绽的,就是细节。试想,一个小说人物在一座曾经真实存在的伟大都城四处行动,如果不能为读者提供一些真实的“城市信息”,并借着这些“城市信息”再生发出情节、戏剧性场面乃至妙趣,那么,这个人物便如同行走在虚空中、行动于鬼域中。这样也就等于放弃了许多说服读者的有力细节,难以给读者提供足够的阅读趣味。

幸运的是,清代的索隐派学问家们对中国古代典籍做过无数深入细致的工作。我找到一本《唐两京城坊考》,清代徐松撰、张穆校补,这原是在旧书摊上淘来的一本旧书,大约只花了8角钱。在这部了不起的著作中,有几幅西京长安的略图,还有来源于史料的考生文字。于是,我便根据这几份略图,参考书中文字和在唐代史料中能够找到的相关记载,先是动手绘制了长安的宫城与皇城图,然后绘制了大明宫和兴庆宫的地图——这里是大唐皇室和政府机构所在地,进而又绘制了长安街坊图。有了这几张地图,笔下的小说人物便如同行动在一座被复原的、生机勃勃的城市中了。我的小说集《刺客》和《暗探》就这样写出来了。

这次经历,为我后来的写作提供了一种工作方法,也就是“动手深入生活”。自那以后,我的小说创作转入中国革命史题材,“深入生活”的目标自然集中到这块。例如,我为了写长征小说,试验过用“发熊猫”的方法煮皮鞋、皮带;为了写好一个迷信的人物,我自己在家替他“金钱卜”;我还在家中养螃蟹、做鲤鱼面、补车胎、雕山石;或是试着替被击落在中国的美国飞行员用鹿皮补皮裤……当然了,写小说许多年,类似胡闹的事情真是没少干,但这其中的乐趣,绝非仅仅是读书、写作可以得到的。我的观点是,要想将小说写得没有破绽,就要把创作变成一场战斗,一次实验、一个课堂、一种娱乐,甚至是一连串的“胡闹”,只有想尽一切办法让枯燥的写作生涯充满乐趣,才能对得住默默无闻的冷落与寂寞,才能发现这项工作的些微价值,才能不至于走火入魔。当然,最重要的是,对得起读者、对得起大众。因为小说嘛,“小说”说,往小处说,这无处不在,大处才能立得住。

《离殇》:叙写女性独立的年代故事



本报电(胡志)近日,杨怡芬长篇小说《离殇》新书发布会在杭州举办。评论家洪治纲、作家萧耳与杨怡芬,围绕该书展开交流。

《离殇》是杨怡芬历时10年写就的首部长篇小说。小说以舟山岛为故事发生背景,讲述了上世纪中叶战争年代里海岛居民的生存与爱恋。这个与内陆相隔的“太平”小岛,看似不处于战火之中,但实则暗流涌动、人心惶惶。小说塑造了李丽云、潘绮珍、秦怡莲、宋安华等追求独立的女性群像,她们清醒坚韧,富有女性力量,作家用自如的笔法写出动荡局势下她们不同的际遇与人生走向。

洪治纲肯定了杨怡芬处理历史的能力,认为小说以扎实的历史细节,从日常出发,抵达非日常状态,编织出特定年代的人情伦理网络,解开了人性深处的密码。索耳认为,小说真实而准确地抓住了当时环境下的日常细节,比如说街道、布料,甚至耳环等,体现了作者叙述的精确性。

庆山散文集《一切境》出版

本报电(张子航)近日,庆山(安妮宝贝)最新散文集《一切境》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中刻录了她数年来的日常、旅行、阅读和思考,文字诚恳、单纯率性,作者将隐秘而深刻的记忆和情感袒露无遗,散文中省思的成分日益增加,是一部直抵心灵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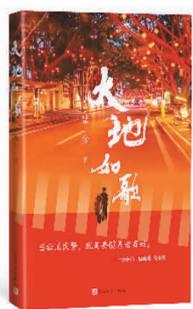
最近两年,庆山幽居在家,读书写作。她说:“写作意味着存活,当人写出文字,它们在时间里生长。当读者阅读并记在心里,文字在流动的载体之中实现能量的呈现。它不会熄灭。”

据悉,该书受到读者热烈欢迎,新书预售的24小时之内,近万册一售而空。

如歌的大地上行走的人

——评紫金报告文学《大地如歌》

邱华栋



高宝来的形象栩栩如生,仿佛在风雪中凛然穿行,向我走来。

虽然作者自身就是一位人民警察,对这个群体非常熟悉,但涉及到公安题材,她下笔却很谨慎。在她的作品中,涉及到公安题材的不少,都很精当。不过,她并不滥用自己的写作资源。当这部精巧的报告文学《大地如歌》呈现在她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她使用了高明的文学手法来结构这部作品。

作品的主人公高宝来,原是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恩济派出所的一位民警。他从警30多年,扎根基层为群众服务,在不同的岗位上、不同的工作任务中,都能以身作则,心里时刻装着人民,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2015年,高宝来病逝后,被追授为中宣部“时代楷模”和公安部一级英模。

写一个当代的英模,很考验一个作

家的脑力和笔力。紫金为了写好这部报告文学,首先是脚力先行,眼力跟上。她多次采访,在高宝来生前所在单位实地采访和体验生活,对他周边的人物和环境做了细致耐心的观察了解,脑力全开,笔力勤勉,写下了很多笔记,这为她写出独具风格的作品打下了坚实基础。为了更好地运用材料,化繁为简,她有针对性地阅读了很多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和非虚构作品。

在写这部作品时,作者首先是运用了减法。整部作品的篇幅不算长,一共12万字,分为六章,分别是“启蒙”“迷惘”“彷徨”“成长”“归宿”“尾声”,结构严谨。作品内部的时间跨度很大,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写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这其中可以充塞很多内容,可以有很多的枝枝蔓蔓,可以写成厚厚一本书。但紫金通过剪裁,使得这部作品行文干脆利落、表现集中,且很有镜头感。比如第一章《启蒙》的开头部分:

冬日北京城,白蒙蒙的天空掠过响亮的鸽哨,一个男孩降生了。

胡同深处的土炕,冰冷而硬。他不哭,暖融融的小身子倔强而执着,给这个贫寒的家带来了温度。母亲露出了笑容,

看着自己的第一个孩子说:就叫宝来吧。

……
六岁的孩子,没有铁锹高。凌晨,迎着刀子一样的风,跟着父亲去挖树根。他努力向前,父亲也努力向前,仿佛身后的孩子不存在。刨出土,宝来就用小手去捧。父亲只顾着树根,仿佛身边的孩子不存在,仿佛捧出土的不是一双小手。宝来就像是一个铁做的孩子,从凌晨到下午,一刻不停。

回家了,父亲扛着树根,仿佛身后的孩子依然不存在……

这样的开头,确立了《大地如歌》这部作品刀削斧凿般的精确性和塑造人物力量的力量感。这样的文风,简约、硬朗,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情感表达,却内敛着,集聚着。就这样,在紫金笔下,一个人出生、成长,穿越岁月的尘埃,与一个人物相遇,与一桩桩事情相逢,高宝来就这样成长着、平凡着,在琐事、难事、烦心事面前,不断经历各种各样的考验,直至成长为一个不平凡的平凡人,一个时代楷模和一级英模。如此来看,紫金的笔触洗练生动,在减法中实现了加法,塑造出令人信服、令人感动的大写的人物形象。

(作者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